



聖

全書

乾隆丁未孟春月東氏

翁保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後學介春著英董訂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

陸宣公集

卷十六

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澈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



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
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
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檢徠逗留持疑竟不
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
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
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
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
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
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
陸宣公集

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
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
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
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
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
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
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我心變詐復未可量

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
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
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
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
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
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
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
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
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
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邁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
陸宣公集

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陸宣公集

卷十六

四

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
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
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
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
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
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
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五

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
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
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
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
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
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此道也
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
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己義烈發陸宣公集

卷十六

御元青無備五卷林火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奏言若心誠而滿若不隨方恐安生類何謂宜不

用校務邪道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恩滯留教

並未及還伏恐陛下不忍至心煩從宜議以臣未

發謂非宜字楚琳或時艱危救彼彼下賊殺或帥

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每為彭得會

者今始紛云

猶存勳

則道

勳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名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興議以臣蠢顛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陸宣公集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眾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

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
王而遂封崩通以拆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
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
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
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
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
歸化斯覺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
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
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抑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陸宣公集

卷十六

十

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重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沉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
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
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覈之

陸宣公集

卷十六

十一

至精猶患相軋處或非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
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
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
天拔劔擊柱偶語謀反諠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
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
儒角遂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
誥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
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七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窳瀛百役疲瘵之眚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

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
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
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
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
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
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
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
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閭耆耄安定
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埋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
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

殿臺備耳目之娛選中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
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
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
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
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
之適使憂虞自困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
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
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
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
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急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

陸宣公集

卷十六

十四

懲忘亂，畏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奉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五

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蒼黃邁歛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霖滯更深谿澗皆溢運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怒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七

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泥覆懷光未戮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陸宣公集

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
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既而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
宜卿宜酌量權便不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水圖謀
之須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
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
機而肆其奸謀臣聞其居而巢居其位按以典法是
宜分之以旋鐵又繼之
漢高帝既定四方
不所品也



臣曰今急封雅蓋則人人自堅矣帝謂長計諸將果
安其不雅蓋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卒於
利女及倒者同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
不無雅蓋之憂加數不足威暴逆於全可以定危疑
不幾乎難行絲蠶秦
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瀆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二十

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

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
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
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
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
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
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
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三

琳卒伍凡材厠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
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
光旣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壓
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躑躅何惡能爲
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
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
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薑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
跌何遠過勳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
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湊奏來者兇
梗殲盪闢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
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
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
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
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
得不可以常覲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
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希旨之徒險躁生事

陸宣公集

卷十六

十一

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
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
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
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
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
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之度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
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
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
以抱覺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

之旋及遂乃蝥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
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于合
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
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
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
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
始豈不至微不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
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勤財
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隱知烝庶困
陸宣公集

卷十六

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
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
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鴟以好音消殺
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
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
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
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
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
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
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茲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廢收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闡契猱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五

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陸宣公集

卷十六

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

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畏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七

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名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

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
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吐休罷戰士
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
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
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
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
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
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
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
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三

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
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
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此
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
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陸宣公集

卷十六

五

文山李延福

遵化史樸

濟州張繼鄒

同校刊

仁和陸孫鼎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合
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
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
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

陸宣公集

卷十七

一

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
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
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
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
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
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
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

辟署之制所以明厯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犬僕命之曰慎東乃寮冏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名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

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

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
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
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
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
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
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
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
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
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四

考實下似
闕者字

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
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
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
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
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
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
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
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
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

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
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
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
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
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
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
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
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
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
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六

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
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
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
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
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
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
察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
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人況於臺省長官皆是
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
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

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
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
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
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
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
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
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
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
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

陸宣公集

卷十七

七

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
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厯試不渝者然後人
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
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
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
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
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勵漸衰則職業不
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
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

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

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

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

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過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僣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

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陸宣公集

卷一七

十一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媪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于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靜以聞謹奏

國之難計自取且苦不親踏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選配水賦無以於前念以味氣惠之味極合宜宜
天最其顯難天所新念不立液鎔然內為家無論
家難未騎昇天之次中代表松茲以月令推之水潦
配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于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龔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三

異是使募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

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
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
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
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
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斃利害之勢或未可知
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
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
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
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
遠邇從化猶有免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四

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
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
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懜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五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指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懜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問不知避忌輕

黷宸嚴陛下特宥憊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
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
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于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
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
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
膺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六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
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
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
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
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
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
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
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
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

之不觀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非庶聽之無疑
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
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
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
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
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
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
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
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
陸宣公集

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
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
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
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
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于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
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
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
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伊
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
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
為累豈復舍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
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
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八

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
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
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
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
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
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
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
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
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
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

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慚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貶苟或違道臣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

陸宣公集

卷十七

二

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關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

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陸宣公集

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
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
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泊大
慙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
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
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
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
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
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
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
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
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
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
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
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
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
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
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韜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
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
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于朝廷行于
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
斯入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
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
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
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
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
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
陸宣公集

卷十七

三

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
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
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
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
慙悚謹奏

文山李延福

遵化史樸

濟州張繼鄒

同校刊

仁和陸孫鼎

道先丁未孟春月重刊

陸



全集

節署藏板